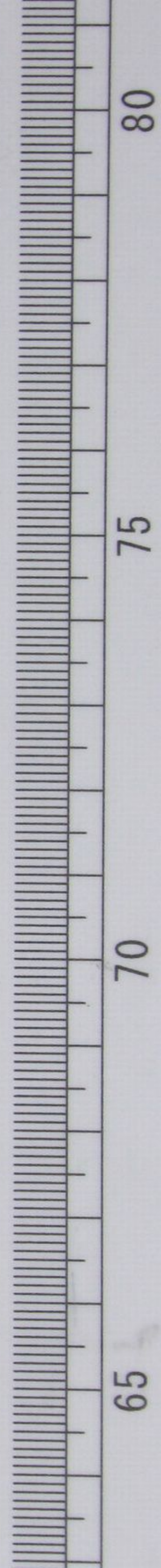


繡像瓊花觀

三

五

觀記



新刻楊州府卷三

嘗言說四海傳名无敵將

他試以四馬投唐定干戈

俺情願倒陪庄奩招青客

还不知他那心里是如何

靖了来夫人当面把亲许

探一探公子口氣怎么样

倘若是不見时心里願

那怕他狠烟滾白起風波

这就是自大了

俺布心南面为君登龙位

仗着他馬快鎗疾定山河

当今主酒色之徒不常久

却不如乘此机会撇了窝

玉世充言到好处笑首道

布了环报干綉阁女姣娥

玉世充对夫人講适有小姐手下的了环闻听此言急忙忙

酒泣淚涕泗酒
灣滴濕溫洋江池

跑到秀閣見了小姐口尊姑外說道大恭盃了王五英正色而
言曰了頭少打有甚么事就報的這等慌速了環說方才干宋
回宮对太七說来了个甚么罗公子來院住平房里要將姑外
說小姐問道許甚么了環說往下不知道小姐說你説來罷我
不怪你了環說要將姑外許于罗公子完婚姑外你道盃呀不
盃小姐說我當是甚么樣的一件爭來是甚么盃可羞殺人了
了環說姑外不必害羞我去对太七說叫那位公子去娶小姐
說佳了我且问你那公子你却親自見來么了環說奴婢无見
方才听的太七說要親自面相不久就到后堂姑外同奴婢到
寢堂后门外偷看一番何如小姐說只怕使不的了環說甚么

波滿海漲潮溢
澤漢淺深源漫流

使的使不的料想暗地一觀无人知竟
王小姐满怀春意无了休 这时第一陣盃來一陣羞
想了想虛度光阴二十四 无一日不念君子正好述
平堂里对伯綾花空嗟嘆 怕的是紅粉佳人雪滿頭
听说是佳婿乘龙才郎至 他才可跟定了环下秀樓
这一去平地拾起想思猜 惹的人几番牽扑几番憂
滿心里清露滴温伏怨火 恨殺那草桥波濤水長流
王五英轉弯抹角到后堂 他那里手搬門縫向裡歇
王小姐跟定了环來至寢堂后門停身站住從門縫向里一觀
看了看他那父母那里正然講話公子却还未到忽听夫人喚

揚州府

卷三

二

汪濤 潏 清 沈 浮 沈
溝 泮 潞 洗 洛 淑 渡

道了环你到老房去请何罗少爷来后堂相见了环领命向外而去王世充说夫人我且退去一旁待罗公子来时夫人亲自看他面谱千万不可错了这门亲事夫人说妾身知道了王世充向外而去停不多时只听得外面使女唤道罗少爷来了慌的个夫人向外迎接一见罗成垂了个眼笑眉眉暗自疼道此公子真吾佳婿也怪不的干柴再三叮嘱必要成遂将罗成攘进寝堂罗成深上使下礼去夫人万福相迎分付了环若坐坐下二人分了宾主坐定夫人况久闻矣侄之名无曾见面今日相逢实为万幸名不虚传真乃当今之俊杰罗成说太公过渠晚生不才削落天涯罪不容诛幸布赦榜上文上说的是要

河 湯 潑 滑 浪 漆 汁
澣 法 渣 汲 溪 油 泌

選天下英才無論大叛逆賊一概赦免这才昂死前来得见尊容实为幸甚敢问太公膝下世儿几位夫人说噢矣侄你提起来叫人好伤心也
夫人闻言道 矣侄听我言 说起子女事 令人好心酸
这天人双眉促额一阵酸 就说道眼前缺少三尺男 有一个十二岁的姣生子 彼圣王存自并并在长安 唯有个未成人的亲生女 他如今虚度光阴三八年 夫人方才说出了一个三字小姐在那门后暗上的思道不好 了苦说出三八二十四只怕人家嫌年纪太大这件事还不成

易州府 卷三 三

濟 混 沌 涓 洪 消 濯 澆 淹 澆 涓 涓 涓 涓

了想必夫人也是这个意思自是失言嘻了一嘻随机应变
就说道虚度光阴二八年

小姐听见口中不言心里自思道将才自家说自改口又说多
嘴呢再待上几年只怕还成了三九二十七里太乙那里知道
了只爱与罗成说话

至如今高不成来低不就 这心里好似一块半圆饼

矣侄听我问你

我问你五经四书念来念

罗成答道五经四书晚生读过了夫人说好

再问你在马高髻是谁仿

溲 潤

罗成答道晚生在马原是祖传夫人说好

再问你年更现有十几岁

罗成答道晚生虚度光阴一十五岁了夫人说好

再问你聘亲谁家女婢娼

罗成答道晚生还未定聘夫人说好好

俺今日愿结赤绳秦晋约 望夫侄早效朱陈借凤鸾

这夫人声儿许配千金女 击坏了筵前使女雨了环

门后边玉杀玉英玉小姐 他那里急趁秋波往里观

只呆儿口咬衫袖画出水 不亮的一点灵魂扇潘安

是怎么泉水如何这等旺 一般时不亮温透小衣单

欲知道識文牛即會不會

且等七下回老裡把他傳

閨閣千金不宜留

留來留去成冤仇

若非英雄心似鉄

难免臭風方古流

闲言少叙老归正傳不言小姐有心且說夫人口角之言許配千金羅成尊道晚生不敢高攀如今晚生飄流无家浮萍東西敗國亡家苟延宋月一旦应允后会无期晚生留薄倖之名千金有畀之嘆太也自意再思再想夫人說矣姪之言差矣目前零落何足为怪内府招亲永别風坐吾免有終身之托合家依太山之靠矣侄不必推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矣姪莫要謙讓一片好心罗成番这光景堆辞不了只得遂机应变尊道太也

許配晚生也幸甚但父母現在河北以待完了後日將此事稟明父母差水人前來作伐各正言煩豈不甚好夫人說矣侄言之甚是有礼这门亲事是一定就了矣侄即是我家貴客天色已晚不必回店且在之房暫宿一宿明辰再作道理了环的送您姑爷往主房去罢了环答应曉道了罗成欠身而去了环引路殺时间送至主房了环們回至暗地地理講論起来了

了环笑也道

这事成的速

说起咱姑爷

板要嫌丈夫

年長二十四

女婿才十五

二人住一处

好像鬼与母

咱姑爷每日常把佳期盼

恨殺那水人媒妁来的遲

同憐也好像得了那件病 只落的極床揭被自嗟呀
不久的就要了却心頭願 这门亲等是便易咱大姑
姑外晚嫁好几年了

他如今一枝紅梅將殘落 成了亲已定知道是丈夫
那罗公子可还小理

恐怕他年輕不大識人事 洞房里那件事兒又胡突
那公子不知心里急不急 咱姑外慾火燒腸熱如炒
料着他織女停机盼河岸 恨杀那雀桥未立牽牛咀
二使女有说有笑后堂去 王小姐回房又將了环呼
不言了环私自啖論且说玉英小姐代領了环回上綉樓不亮

天色已晚日落西山使女秉上灯烛小姐说了环晚間茶飯不
必送来身上有些不爽快了环说姑外之心奴婢若出来了只
是不敢出口小姐说你且说来我不怪你了环说姑外一定是
见了姑爷放心不下所以如此若依奴婢拙見罢叫姑外就爽
快了小姐说了环你等是我的个心腹之人你甚么肯人的活
只愿说了环说姑外与那公子的亲事总是有了四五公但恐
好等未獲若是輕自放他去了世上无边的嫩柳鲜花那有
香只怕就把姑外置之度外到不如等自太乙安寢以后同奴
婢暗至主房內先亲自会他一会就此夜月良宵女貌郎才你
既有心也豈无意趁订佳期不娶不嫁常言道一夜夫妻恩有

百日拋然他去别有所见料着他再管不了姑外这件事必须
太太睡了方才去的小姐長嘆了一声说哎俺的心事竟被你
参透了

好一个能言巧语小丫环
说的个佳人心里亦萌
恨不能去了这根相思担
伸丫手推倒眼前望夫山
顾不的闺阁兰房身体重
一心里招風惹草任意欢
回想这花阴能有几日嫩
但恐怕错过良宵悔后难

罢呀

乔起来共内无姓大柜干
明丫的寢室当面把亲作
顾不的暗约私情去偷奸
这佳人拿定主意合太子

急慌忙粧台以上整容颜

黑森丫乌云重将相油条

巨微丫插上画支紫凤花

俊生丫雪白脸上重加粉

紅因丫芙蓉眉里点胭脂

飘洒丫色衣趁上画三件

層迭丫里面桃紅外是藍

翠微丫綠羅長裙有百折

赤旭丫眉目俱是錦相边

新鮮丫插花紅鞋樣綠草

一点丫不足三寸小金蓮

这佳人打扮已畢就要走

了环说且等丫

我看丫太太堂門未開

王小姐打扮停当下的床来就待要走了环说姑外且莫心急
待我先去看太太的堂門关了没开回来咱好去小姐说快去
快来了环去不多时回来说道太太睡了天氣约有二鼓也不

早你我去黑言黑下了橋樓了環頭前小姐送后也是腳步輕
輕的開了角門口說无甚相干只是提心吊胆不多一時來至
玉房門外看了看燈光尚在了環低聲說道姑爷這未安寢哩
你若他玉房門兒半開好像是知道姑爷必然出來所以留門
等候姑爷你進去罢小姐說羞殺人了俺待怎麼進去呢了環
說見了面就不羞了待我拉進你去羞也羞杀人了么可只羞
不多時羞這一遭再不羞了了環把小姐往里一推一步闖進
去

罗士信正在那里犯思量 忽的声闖進一對女紅粧
他也是仙女衣到玉房內 一陣兒对面扑鼻聞射香

慌的小罗威公身声上問

这时竹何人无故到玉房

了環說姑爷不必心京惧

这就是太乙件的大姑爷

罗士信听说他是千金女

暗道不好了

一这了頭半夜到此定不祥

无奈何走近前来使下礼

王小姐羞上唇上口难法

小了环慌忙使出脱身计

就說姑爷合姑爷且少坐一坐

朵出去端碗茶来叙家常

好一个乖巧了环打清闲

撇下小半夜偷情女娥媿

小姐说了环上上这奴才可惡敢自呼喚怎麼竟自去了

早知道使女定的脱身计

故把那瞞人套数粧一粧

他两个彼此尊讓就了坐

这佳人放闹羞臉要發狂

这一个正色来把姐叫

那一个細语娇声喚才郎

罗士信忝透是个風流陣

他把那意馬拴住上了韁

了环脱身而去二人对面坐下罗成说敢问姐也半夜到此有何见教小姐代笑说道呸堆是你的姐也罗成说咱这是原于干米王老伯与家父曾有一拜而且又係同年不叫姐也叫俺如何称呼小姐说若论其世好年记奴比你少大几岁礼当叫俺姐也争乃太也有言已竟將奴许聘于你是明也一对夫婦爲何言出姐也二字再如此叫俺就打你也嘴罗成说姐也言之差矣虽有此言未行聘礼还是姐弟相称小姐说徒痴郎君

奴与你若论姐弟白日见不的公夜晚到此还论甚么姐弟若是姐弟等省叫我姐也省我还不过来哩罗成说捻捻就是夫妻自有吉日良辰洞房花烛也不是平白就溝见面说话况且又是交三更的时节小姐说郎君之言差矣为奴今夜到此並無别意且恐郎君去后不应太也之言將奴置之何地郎君应允奴即去也罗成聘小姐别无他意你可回去小姐说始終元有凭據罗成说要甚么凭據小姐说呸空谈了几句雨口子的话来你还不知道么

王小姐满怀春意笑咭也

呼了声郎君不必你送痴

当然是空口许亲无凭據

好叫俺舍也胡也終有疑

除非是同赴羅幃宿一晚

奴方才心滿意足去了迷

俺那个弄是便上一顆印

恁那个俺也看七厦東西

这小加越说越要往前靠

也不爱卸着心里依不依

伸開手連扇代背只一揆

把一个罗成弄的拍了極

眼睁睁两个就構成欢会

忽听的了环路的喘嘘七

就跪大七醒来了

慌的那佳人撒了罗士信

无奈何跟着了环走的疾

今夜里去房若是成連理

久以后难作河南单通妻

准恁自五鼓私逃棄龙客

这五又否回来了

再说那咬金來進帝王家

且说呈咬金進了穷花官看了看里面早有灯四面一看

氣樓房景至非俗了咬金不相回来至大門簷下上面有一立

扁四个金字咬金並念不出来伸手將門一推原是里面的封

鎖这却如何是好咬金正在难为之際忽见左边帖山墙布一

木架口上悬着一个云牌旁里掛着一垂咬金暗自道还好呀

这个东西一定是官内的信息待我打他一下看是何如咬金

想到这里走近前去將垂子扯將过来照定云牌的中心摘的

一声只听的咣唧不好了

咣唧七云牌打動一声响

慌慌了内里上宿雨官人

一个家跪至院前声人报

就说道万岁皇爷大駕臨

此一时外不及正容貌

吱吱七开了穷花官院門

殺時間里外一概去封伏
好个大胆的咬金他竟進
放進了不知死的呈咬金
去了

忽听的环佩叮咣連声响
又听的宮娥喊以動清音

丹墀下跪倒美貌姣嬈女
就说小妃接駕

咬金跪拜童兒礼且平身
那女子伏几階下把頭叩

姣滴几三呼万岁謝了恩
呈咬金迈步搖足把官進

准備有錦鎖二背兒昏君

不言爰成松逃且说咬金眼前好似成了一个皇帝相会龙妃
外几离了御院向后来走到一个所在比个他处大錦鞋当
中一烤御案布面把龙凤椅椅左一烤龙床上布风帳斜掛

金公咬金就正位上坐下穷花妃几代領官人也進的宮来將
咬金一看只嘴的呆几倒退兩入个几心京連声說道你几几
是甚么人敢大胆前来假充圣上罪不容誅咬金说哇好成人
胡講你不忍的孤家么俺乃当今混世末王現今做了皇帝你
若是接待孤家好看一些我封你昭陽正院你若少布漫怠
拿下去分为兩断

说起呈咬金 做事太思狂 这是甚去处

你乃大癡狂

呈咬金粧模作樣把款發 嘴殺那穷花宮内女姣娃
兩旁裡几名宮人不敢動 一个家斗衣而戰咬良牙

明知道不是皇王当今主 只见他满口不住称孤家
这其间不定凶来不定吉 但不知死故前来做甚么
这外也左思右想拿主意 忽然的心生一计弄乖滑
宫人看酒来宫人答应一声晓的了

用宫人恍惚摆下皇封御 有几件金盃玉瓶放光霞
这外也的主意明公您当是何如

安排自哄他一人丁丁醉 暗地里叫了人来将他拿
皇咬金坐在上面不知道 殺时间闹铃至斩刀斧人
用明公不知一切后来事 且听自下回书里说根芽

穷花文士素荷缘 一夜君王亦由天

宫妃酌酒只因醉 何尝欲把红衣牵

外也穷花外也知 穷花闹落小莺啼

爲報龙心休疑忌 英雄睡卧醉连衣

闲言提过归本侍话说宫女摆上酒筵咬金一見鼓掌大笑
呵呀哈上上就知孤家好飲早把好酒預備下了用提平
玉梓童前来把盞相你们俱是一些有造化的了这外也一心
将他哄醉也只得前滿斟一盃两手高擎遞于咬金又向用宫
女丢了个眼色宫女深知其意前来跪倒口呼方宋请酒咬金
笑道你们起去一旁里听候明辰候是有赏你的宫女叩头说
道谢主龙恩起的身来站在兩旁咬金说玉梓童坐下孤家有

話問你外也出于无奈就风椅案前咬金將外也看了一眼失
 声大笑也不用人就抵过平来一逮就是十几盃外也又丢了
 个眼色宫女接递不断往上提平咬金一逮吃了有三十平明
 公朝廷谷也家那酒全不的鄉村集場酒舖札的酒咬金怎担
 的吃几十平一殺叶醉了身子支持不住照外也拉了一把
 就說我的爱梓童孤家醉了

煞时间醉倒瓦岗混世王

多贪了皇口几平玉液獎

只免的眼前生花心不定

拍也腿身子疼了好几疼

伸也手照定穷妃扑一把

下的小外也闪在東兜旁

拍也头只象天地之一轉

顧不的娇声怪氣拜帝陛

動一動向前挑了好几挑

吓的声一頭倒在卧龙床

步也口风也不見一大塊

不免的下边尿了一庫当

龙床上卧下咬金睡了叫

按也的罗嗚將近五更柳

咬金卧在床不出人事外也暗命宫人速到外面將巡視人傳
 來進宮拿賊布两个宫人領命而去听了听巡更的罗已過五
 鼓天色不久將明二人出了穷花宮過了五更院来至穷花观
 前只見布一记巡視的軍卒那黑影正然私相談論一个說
 这位那里去了一个說这待怎么和奸宫人未及閉言忽听的
 外面有人叩門軍卒將門開放只見進來两个内侍軍卒慌忙
 問道二位大老爷到此有何公幹二人答道奉旨前来取圣上

的冠帶合朝內侍一言未了只听的前边布雨內侍抬頭一看原是兩個宮女郎忙京而問道賊在那里宮女說現在穿花宮內偷取皇上冠代今卧龙床睡而未醒速去拿下才好內侍听的此言哎呀此事關係的不小了

這內侍聞听此言心胆寒
一个家明知八分是丑鬼

內侍說甲軍隨我来

代領右軍士拿賊穿花观

看了看玉老院門内半边

又睃几里外封皮俱无古

京恐也一齐闖進玉案前

呀不好了

不見那万岁皇谷无家宝

那去了玉帶龙袍冲天冠

卒听说跟定內侍向里急走来到至宮門甲人停住脚步不敢往礼行走只听的礼面呼碌上愁睡如雷內侍先進了宮門只見龙床以上布一个人挂衣而卧燿身上下俱是皇王的衣冠暗自京呀说道这是不法么所在竟好大胆假充皇帝睡卧龙床若是无福的命就把你命也就折罪杀了

這內侍看見咳金暗旁惶
他把这杀斩存留生死地
常听的草野多少凶徒輩
料怕他平素英雄查喇貨
自不知天高地厚任意幹

就说道这贼失了大主烤
当做了自在逍遥快活堂
自无见大胆来把皇帝粧
如何的敢吃这樣生煎羹
但恐怕坏了咱那穿花外

卒听说跟定内侍向里急走来到至宫门内人停住脚步不敢往
礼行走只听的礼面呼碌七憨睡如雷内侍先进了宫门只见
龙床以上布一个人挂衣而卧浑身上下俱是皇上的衣冠暗
自京呀说道这是不法么所在竟好大胆假充皇帝睡卧龙床
若是无福的命就把你命也就折罪杀了

这内侍看见咬金暗旁惶 就说道这贼失了大主烤
他把这杀斩存留生死地 当做了自在逍遥快活堂
常听的草野多少凶徒草 自死见大胆来把皇帝粧
料怕他平素英雄查喇货 如何的敢吃这样生煎羔
自不知天高地厚任意弄 但恐怕坏了咱那穷花外

只听的嗷的一声向前闯

抓住了瓦岗寨上混世王

咕咚

一声响翻身拖在龙床下

杀时间靴帽龙袍净打光 齐动手绳缚二背上了绑
程咬金昏迷不醒在醉乡 满口杜声七只把梓童叫
说几句孤家短来孤家长 雨军士眼力乖汤孤一把
将那个巡视牌子暗里藏 那才是军士早礼有主意
有恐怕城门失火人遭殃

雨人将咬金绑得起来上了绳锁只见他醉而未醒内侍慌忙
将五代龙袍冲天冠乌油履件七用黄包七起牙付雨军卒将
这贼拉出去好生看守候旨是落雨军卒答应一声将咬金拉

出窈花官来至观前，轻叫一声：「我的胡突，令你这一回可作下了！」幸而这个巡视牌子无被内侍看见，我们还有生路。若是被他们看见了，连王大哥与我们都是死的。等他醒来，少不得囑付他一番，千万不可咳人。大家方得干净，不言三。军暗地谈论，且说两个内侍捧定袍代冠靴，出了窈花官看了。看东方发白，天色微明，急上离了窈花官，复回去了。这且不提。且说这甲军士来看咬金，不上提心吊胆，暗叫：「使人报于王子。王子知道，如你准备咬金，此时酒也醒了，有五六分，只见身上代血绳，才只事犯，也不言语，停不多时，只见来了两个武职，将官马走，如龙俱是全身，的甲胃代领，有十数名，五林军士来至。」

观门外一声响，道奉旨提取凶犯，遂将内官解去。午门听密，答应一声，甲军士将咬金押出去了。

呈咬金身代绳，锁出了观。此一时，顶天汗子难使威。

两房里弓上弦，来刀出鞘。只听的武士，吆喝声催。

快有些走。呈志，箭身上还有五分酒。

只见他志，气昂上不着眉。有许多甲人，暗地齐夸。

这才是汗子。捻捻就死在九泉，名不灰。

看地未入生，只换这么剑。怕甚么，巢到极处就生悲。

料在那窈花外，上谁躲避。他捻捻不要，也得暗一啮。

听说是礼边，混了大半夜。玉美人一定吃了那糠粃。

空叫人不敢談論不敢講

而其實跳在黃河難清白

按下那甲人私論且不表

急回未再整善林甲英雄

不表甲人私講不言咬金午門听審且說若林京兄弟住那招
商店內徐三谷見咬金合羅成晚上未回心中不由就掛一夜
到了天明清長起的身來大家正在疑感之際只見羅成自外
而來慌忙而入進了上房大叫一聲三哥不好了徐三谷京而
問道英弟怎么來羅成說小弟被正國公代進府去強逼成亲
小弟不允等至五鼓私自逃回方才得脫來至大街忽听人言
乱說乱道布一丑汗大闹了穷花宮醉卧了龙凤床現今拿住
解到午門听審小弟心下甚疑相隨甲人暗日的從旁一看原

来就是呈四哥三哥你道这件事情待怎么处置呢徐三谷说
这就講不得了兄弟們且不必乾掛乘此各人暗藏利刃速去
打听信息若有不祥之兆以不得就壞反了

徐三谷闻听凶信一陣焦

无奈何分付若林甲英雄

三谷说这一番禍皆因吾之过也

明知道四弟不是老实货

原不该代他揚州走这遭

怎么该死故輕進皇宮院

无道君见面豈肯暫易饒

兄弟們这一去便要仔細

不过是舍死忘生爲朋友

莫叫他法場炮响開了刀

惱一惱反出这座揚州府

依然的回轉瓦崗旧窩巢

徐三爷分付一畢齐声应 一个家披上帽子扎上腰
各人去暗藏短刀瘦身体 一齐出去了
爲的是肝胆替林知已交 且不言店內出来一群庸
再整那混世未王来進朝

不言那家兄弟前来解違且说那咬金彼那軍士押解到了午
門以外馬上那两个将校扑上齐跳下马来向礼急侍停不多
时只见两个武士手提刚刀大喝一声凶犯走上言罢将咬金
的颈鎖抓住而口刀担在肩頭拉進午門向礼急走一殺时到
了長生展前啼主正在長怒之間只見武士将咬金代到展前
龙睛一观看了者咬金那个形象甚是凶惡未及開言武士将

咬金往階下一摔咕咚倒在丹墀昏君将手一摆两边武士閃
開咬金口中不言腹内自思说道这个光景是待叫我跪也罢
呀出一身冷汗拉下皇帝馬我弄的这事捻然就跪自他上
未必饒我上不如就把这汗子做到底罢咬金想到这礼就
起来踏在两边武士喝道跪下咬金说跌放恁外的狗屁叫那
个跪下你箇名坊上我自来就不跪在人明公这才弄的是汗
子这才弄的是胆哩

咬金大说话 如雷震天闹 身代繩鎖
未尝胆子寒 殺砍皆任你 双膝和难
程咬金志氣昂上踏階前 他这礼壽声怪氣殆狂言

就说造丈夫生来不怕死
俺既是敢去闯祸就敢担
番起来大家盖的穷花观
谁叫你任意伯占出已玩
只许你三朝而日常来往
俺走了一走你就不耐烦
且听下一回礼说分明

英雄不怕惹祸灾

若能出上一身剐 馬上拉下皇帝来

闲言不提却说是咬金不受長短滿口任意胡叨而旁礼文武
官员个七寒心暗自说道这不贼坑万刮凌刷欺君太甚不言
合朝文武心礼埃倫且说这隋主闻听咬金之言並不見怒反
大吉令笑说道这个丑汗一定是个痴人而边文武一齐问道

何是不痴人么咬金说嚙胡瘠俺自来不庄七樣病明七白七
的怎么是个痴人隋主大怒喝道既不是个痴人為何不知王
法呢咬金说你既是一个皇帝為何不理朝政呢隋王说那见
我不理朝政咬金说怎么俺不知王法隋主说混乱宫院这还
不是不知王法么咬金说贪恋酒色这还不是不理朝政么隋
王说哇丑鬼焉敢与寡人辨嘴咬金说好昏君焉敢与孤家
饒舌隋主说你怎么的孤家咬金说你怎么的寡人隋王说俺
乃奉天承運的皇帝就称寡人咬金说俺乃五岗寨的赤王就
叫孤家隋主说呀青名好大也咬金说呸却也不小

程咬金当面折舌漏了像 隋楊帝方才認的混世王

抹上那手扶龙案往下看

急也上二目不转细端祥

天杀的贼头你也来了么

只说是今生难见你的面

不想是自投法纲到这相

俺本是奉天承運守帝罔

不似你呼皇道寡乱家邦

朕自登基以来也就吃尽了你的亏了

闻听你反了几处叛几处

闻听你抢了南方于北方

各省里伤了几处笞度使

边亭上杀了几处当家郎

你算是天下大叛头一个

引的那狼烟滚上动刀鎗

隋楊帝数前论后说不是

在班中忽布一臣奏表章

隋主正然数论咬金的不是左班中闪出一家大臣撩袍端代

走至金闕伏上丹墀口呼万岁臣化吉布本奏上隋主尚道卿
家何本章化吉奏道若林兄弟在瓦岗寨上称孤道寡杀官
却厘不悞王法理应出斩首示戒勿令猖狂吾主方家化吉奏
罢隋主说道卿家且退朕自有主意化吉叩头退班隋主向階
下一指就说道你係大叛你却知死么咬金说呀上既是那一
个不知死呢你才是头一个不知死的了反说人不知死隋主
说有人有甚么不知死处你且请来咬金说住了你说是你无
有不知死处文帝在日天下太平四海寧淨民樂雍熙坐店圣
恩並无人上山为王也无人落草为寇那樣的昇平世界那樣
的安穩乾坤自你这昏君即位天下狼烟滚上上民痛恨人上

咒罵凡人上山为王凡人落草为寇把一个万里山河眼看看
弄的不像樣了

好容易先君創業立家邦 实指望代上流傳世上昌
常言道風不離巢龍在海 怎么说次別長安奔他鄉
再问你稻的劣花怎么样 再问你花開或紅或是黃
说起这件事来还有可愁

最可恨納黍行船不用水 拉繩的美女身上供精光
你在那船頭鼓掌哈哈笑 一个家刀割絨繩笑臉陽
似此糜樣取樂也到罢了

現放自三宮六院甲姬女

怎么快好了妹上欺了如

你妹上挽然生的模樣俊

怎么快將你妹上暗里傷

皇咬金一齐揪出皇家丑

把一个死道昏君氣滿腔

喝了一声兩旁武士拿下去

向他个万割凌擗大開腔

刀付手提刀一齐往上跪

把一个咬金弄的口難喘

咬金被睛主喝令拿下去要問一个万割凌擗兩边武士答应
一声將咬金拿來杀时背插亡命旂劍子手執刀相隨离了長
生殿不多一吋出了午門押赴法場只見武士連声喊叫嚇上
閑人閃開大旗出决无事的俱靠后些武士連声喊叫眼前就
要開刀暫且不提再说薛林兄弟們領了徐三爷之命一个家
急忙忙来至大街忽听的往來行人紛紛道那个乱宮賊

那到法場了，甲兄弟听的此言，个上疾走如飞，跑到法場看了，看那森茂王法好京人也。

甲兄弟有意前去把人劫。

看了看，咬金綁待，在檣檣。

那去了，耀武揚威，英雄胆。

这时節，无精打彩，似痴呆。

明晃晃，刚刀只在脖颈担。

武士們，喝道：闲人，靠后些。

尊尊省，追魂取命三声炮。

芦林中，结义朋友一旦别。

甲兄弟，暗抹短刀，海動手。

忽声音吼上，好利害也。

西北上，反天揭地，大風裂。

刷喇七无砂，走石乾坤变。

法場內，甲人齐把面門遮。

忽听的半息空中一声响。

如同那，贯耳春雷，震起雲。

煞时间，風頭过去，无踪影。

長生屏，丹墀以下，塌地穴。

而旁里，京坏多少文共武。

金屏上，嘴杀无道昏君，冷。

不言法場甲兄弟，要講劫人。且说这一陣風来，半空中一声响，亮如同雷鳴之状。風过之时，長生屏前忽喇一声响，平地塌了一穴。文武官员个上吃京，隋主面目改色，离了金屏，又同文武齐来观。看只见那穴，周外宽活，甚深。往下一观，黑洞上的，看不见底下。是何如光景，連忙问道：甲卿家，此穴主何兆，也不知官员如何答应。且听下本分解。



不列

卷三

三三

